



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

SELECTED WORKS BY TOMORROW YOUNG WRITERS

朱婧作品

美术馆旁边的 动物园

旁边的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朱婧作品

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朱婧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7. 9

(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

ISBN 978 - 7 - 5332 - 5482 - 7

I. 美… II. 朱…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0683 号

书 名	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
著 者	朱 婧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电 话	0531 - 8209871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8 × 210mm
印 张	7.875
字 数	189 千字
I S B N	978 - 7 - 5332 - 5482 - 7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缘起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青春写作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崭露头角，奉献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年轻作者关注社会，思考人生，更关注自我，其作品在题材上或许与前人的作品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表达上却有鲜明的时代感，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代”。“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首先将集中检阅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出生的有代表性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成果。“明天”既是明天出版社的社名，也寓意年轻作者有光辉灿烂的未来；“精选”指门槛高，既精选入选作者，也要求入选作者精选其作品，确能代表其实力。

之前已有出版社集中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集，但多是偶一为之，规模往往不大，入选作者水平也大都不够整齐。“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将是第一次大规模、高标准集中推出有实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集，此举应能在读者、作者和文学界、出版界产生较深远影响。我们致力于使“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成为一个开放的书系，不仅更多八〇年代的作者会受到关注，七〇年代的作者乃至九〇年代的作者也将受到关注。

我们称这些年轻作者为青年作家，是对他们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勉励。他们需要作品，而不是用其他说话，成绩只代表过去，他们应该向经典、生活的方向用力，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努力为时代，为读者，也是为他们自己，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序

最初的事

时间总是很快，有时让人措手不及。

六月就要毕业，五月答辩结束后，我开始我的毕业旅行。

在 HK 的街道，我循着地铁标志和路标，走过了许多地方。我看到藏在小巷深处的菜场，老店门前大锅里沸腾着不知何物熬制的汤。我买过大捧的花，在街边店吃鱼蛋粉和冻柠檬茶，在 PARK 店买过菜做过饭，尝试过最日常的生活。

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人，我更希望看到其更真实的样子、更真切自然的状态。有时，这种好奇未免太过强烈，我更想触摸到柔软的内在，它让我觉得富于趣味并常常感动。

当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对未来一无所知，却有着天真的美好期待。我坚信，长大一定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困难会消除，美丽会到达，梦境会降临。后来，我越来越少去想以后的事情，我明白事理，了解利弊，知道什么是应当、应该，什么是已然、必然。生活按一种必然的模式去发展，要学会去顺应和享受；但

有时，我很想回到一无所有的小时候，至少那时，我还有很好的梦。

从最初奇遇般地开始写作到现在也有三年了。这三年里，我的经历简单，读了几年书，生活谈不上有波澜。

这三年我写了一些故事，大概写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很多。现在看起来，若真要说写了一些什么，那就是，这三年的故事的主题，一直执著于最初的事。

最初的爱，最初的伤害，最初的纪念，最初的梦想，这一切，是故事隐秘的主题。我一直想用自己的文字，回溯一些时光，找到我们记忆深处的片段——那些从来没有被弄脏的美好，那些我们拒绝去触摸的疼痛。最初的感动、最初的爱恋关于谁，最初的吻的气息、最初的伤害的痕迹在哪里，最初的眼泪在谁的身后悄然落下，最初的时光，最初的心情，你什么时候挥手和它心酸地微笑着说了再见。

并不是因为年轻或者年幼，一些感情才显得幼稚单薄，没有一种爱可以抵得过一个孩子强大的无功利的感情，虽然也许它结局狼狈，过程躲闪，它的样子看上去不那么好看。可是也许，在一生的时间里也很难再次遭遇。我们的感情和我们一起成长，变得从容体面，精于计算，喜怒不形于色。

很长时间以来，我希望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清晰可见的，能看到成绩。我总对时间保持过度的敏感，害怕荒废。有时，这种压迫让人疲惫甚至沮丧。后来，我试图放慢一些，站远一点，虽然我还不了解这种选择是对还是不对，但至少我能够觉得平和与快乐。可是，对于年轻的孩子，我总是希望能告诉他们最好的时间太少，虽然我们的勤奋努力并不能控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但至少做好自己才不至于后悔。

这三年，我看过很多的人和事，并保持了自己的判断；我走

过一些地方，有一些直观的印象、明白的喜恶；我读过一些书，它们丰富或者自由了我的思想；我在成长，逐渐能体谅一些事情，相对变得坚强。

我有时会想写作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我还能记得三年前给我的第一本书《关于爱，关于药》写序的时候，那一种感动的心情。到现在，这种情绪我还怀有。我写得并不算多，作品也可能谈不上出色，可是文字和写作带给我的，一定不只是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这三年里，我认识了一些亲爱的老师、朋友和读者。他们的无私帮助，友爱的心，让我觉得温暖。感谢傅星老师，带我走进这场奇遇；感谢朱娟娟为我的两本书做出的努力，那两本书漂亮得让人惊喜；感谢时祥选老师，你的督促让我不至于太过懈怠；感谢那些写出漂亮文字的朋友，你们让我知道欣赏之美无异于创造；感谢那些给予我鼓励的读者，我也曾经并且一直和你们一样，我了解你们的心情，感谢你们的爱护。

我希望能一直写下去，即使以后不再年轻也不会惧怕，时光会圆润我们的灵魂。如果我能够一直有正直的心、关于美的体悟、对贫弱的哀怜、不功利的创造之喜悦、清巧的文字，我希望能一直写下去。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幸福的事情。

目 录

1	……	自序 最初的事
1	……	高跟鞋 平底鞋
16	……	最好的礼物
26	……	很久没有你的信
43	……	同生
55	……	古典女子
71	……	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
87	……	熊的毛衣
105	……	人生若只如初见
113	……	许诺的一滴眼泪
124	……	玛格丽特
138	……	圣诞节的海苔饼干
151	……	某人的肩膀

158		冰凉的小狗鼻子
171		我们在春天里永恒寂寞
181		殷公子的爱情
195		猫咪森林
207		银子一样的弟弟
216		小夜曲
227		捡来的拇指姑娘
229		镜中人的初晤
232		狐狸精
234		奇遇
237		妖精的约定
241		朱婧创作年表

高跟鞋 平底鞋

眉喜中学的时候只穿平底鞋。细碎的齐眉刘海儿，柔顺的马尾辫，面容平淡而清朗，穿翻领小 T 恤，白色短裤，轻盈地跑到操场跑道旁的自来水龙头边，低头接水喝的，那是刚刚上完体育课的她，脚上分明是一双纤尘不染的白色跑鞋。

眉喜有两双白色跑鞋，都是最简单的那种，鞋带都是白色的，没有任何花哨之处，如同那时候她的心思。眉喜的白色跑鞋，总是自己洗，洗完，她要上一层滑石粉，用卫生纸包着很小心地放在窗台上晒。

老师家的儿女，驯良的天性、严格的后天教育教导出这样的一批小孩。他们总比同龄人中的很多要中庸、保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理想主义的熏陶，让他们有时看起来更像中产阶级的小孩，中产阶级也是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理想和未来的命运走向。

眉喜住在教工宿舍，学校的家属院，那屋子一间套一间进去的两居室或三居室，愈进去光线愈加不好，要终日开着日光灯。——眉喜的近视眼很早落下了。套间的最里面是卫生间，眉

喜的父亲已经把卫生间装修很好，但是，过度的潮湿还是能让眉喜每每从卫生间的墙壁上捡出小小的蜗牛。蜗牛很小，连壳都那么脆弱。它在她的指尖上，老实地、懵懂地贴着她的皮肤，甚至有几分依赖的意思。眉喜轻快地跑到外面，把它放到草叶上。草叶坠下去，因为承担一只蜗牛的命运而不堪重负。“若承担一个人的命运的重量，会不会太累？”许多年后，眉喜常常在电话这头，低低问着泰和。

平日的眉喜，也穿别的鞋子，不过都是平底的。搭袷的娃娃圆头黑皮鞋，搭配白色蕾丝花边袜；蓝色运动鞋，配白色棉袜；褐色休闲鞋配淡灰色棉袜。有一年在南方工作的舅舅给她带回来一双红色的跑鞋，纯正的红色悦目耀眼，眉喜却只穿过几次。

穿平底鞋的眉喜，走路轻盈，健康明朗。在饭堂打饭，老师和学生是一起的，一次，一位老师端着饭盒时不小心遗落了手边的饭票，眉喜轻巧地插身过去，蹲下，帮他捡起来。那是雨天，饭堂的水泥地面上已经有许多杂乱的带着水渍的脚印，饭票的旁边沾了些许泥污，眉喜小心地用手指擦干净，把它递到他手里。

他对她温和地笑。那是她一生记忆里最美好的笑容，他是她第一个爱慕的男子。

午后的阳光在窗户外明晃晃的，好像什么心事也藏不住的少年。办公室里，吊扇阵阵微风，掀起作业本的几页纸。眉喜陪他给学生证件上贴照片，他拿起一张照片，仔细端详了片刻，对眉喜说：“她生得真好。”

眉喜看过去，是微凉。

微凉总恨自己长得不够快，谁让她有那样一个妈妈呢？爸爸是县城文化站的站长，管理县城萧条但外观庄严的影院和无数个广播站。似乎理所当然地，他娶了妈妈那样的女子。

妈妈在传说中是当年县城文工团最美丽的女子，她长袖善舞，明眸善睐，她的理想原本在县城之外更大更远的世界，只可惜被爸爸在整个县城所有广播站同时播出的情诗所俘虏。那是个情歌张狂、诗人享有崇高地位的狂热年代，作为文艺女青年的母亲就那样轻易地被打动了。很快，微凉出生，更限制了母亲的脚步，但是她那样的人物还是很容易在小县城活出风情万种，让一般女子艳羡不已。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父亲巧妙地把文化站下属的电影院——那座带有前苏联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老会堂租给各种单位和工厂开每年各种名目的表彰大会、联欢会、总结会。在那些会议都萧条的时候，他就把它租给来路不明的江湖医师开什么风湿、偏瘫治疗的新药免费试用推广介绍会，甚至有一次租给一个外地的工厂开羊毛衫展销会。

这些频繁的会议让老会堂恢复了生气，坐椅因为长期被衣裤磨蹭而愈发锃亮，闪耀着一种荣誉的光芒；而父亲的腰包也因此迅速鼓胀，这让父亲在小县城养着母亲过滋润的生活成为一件易事。

母亲的服饰总是那么妥帖，她有着天生的智慧知道如何穿衣能显现她修长的颈，纤细的腰，圆润的腿。她的衣服颜色总是那么美丽新鲜：咖啡配浅米，玫瑰红配深绿，明黄配草绿，粉红配鹅黄。她天生的冰雪肌肤让她最容易把各种颜色的美丽展示出来。

微凉从小就怕老师，这与小学的经验不无关系。她的小学老师都是些年轻或年老的女子，她们酷爱挑微凉的一切小毛病，包括小数点的位置和“拨”与“拔”相差的点点，以此为借口让微凉叫父母到学校来。而每次去微凉学校的一定是她美丽的母亲。她们艳羡地、愉快地坐满整个小小的办公室，在关于微凉的问题

之外更多和她的母亲探讨她在大城市的见闻，穿衣服的心经。

微凉小时候长相平平到让亲朋们不免狐疑，除了一双仿佛被惊吓到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她身上看不到太多母亲美貌的痕迹，她有的只是皱皱的蒜头鼻，稀拉的黄头发，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她对母亲那样的美丽的追求。

微凉从小就认为，真正的女性就应该是母亲那样的。

母亲总是只穿高跟鞋，从不穿平底鞋。穿高跟鞋的母亲是那么摇曳生姿，她迫不及待地渴望长大，渴望长到穿高跟鞋的年纪。

微凉第一次穿高跟鞋是八岁的时候。母亲不在，她把母亲的高跟鞋排队，挨个地穿过去，在宽大的穿衣镜前艰难地挪动步伐，稚嫩的小脚被皮革摩擦得生痛，她依然不懈怠地尽量把自己的小脚丫往皮鞋的前端塞，尽量像母亲那样，稳当优美地走路。可是吧嗒吧嗒的不协调的脚步声总是传出来，就像白雪公主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雪白肌肤被邪恶的母后变成了木炭黑。

最终的结果是崴倒蹭破膝盖，涂紫药水时一阵生疼。她一连三天坚决要求穿裤子以掩饰伤口，好在一向对她有些疏忽的母亲并没有留意到。

青春期的微凉像一只小青笋一样一层层破壳重生，她的脸上愈加彰显出母亲少女时候的模样：大而深的迷人眼睛、高挺的鼻梁、薄薄的秀气的嘴巴有自然天成的端庄之美。她的腿尤其长，穿上高腰的连衫裙完全是芭比娃娃的模样。

她开始尽情地装扮自己，并以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为一种乐趣。她长得愈来愈符合妈妈的理想，所以妈妈也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她。这让她很快地脱胎换骨并且脱颖而出。

有些女孩子的美貌是上天所赐，她们似乎只需要去安然享受。

眉喜和微凉，是同班同学，眉喜是班长，微凉是文娱委员。

她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男子。像所有的俗套故事一样，她们中一个人爱慕着老师。

眉喜至今记得语文老师那细长的小眼睛，白皙的皮肤，高瘦的、微微驼背的模样。她始终喜欢那样细长眼睛的温和男子，这也是她后来对泰和一见倾心、欲罢不能的原因。

语文老师因为和爸爸是同事，对待眉喜总有些对待晚辈的不拘，完全没想到自己也不过比眉喜大上十岁，正当青春年华，意气风发。

语文老师让眉喜写东西，说到“伎俩”这个词语，眉喜困惑地抬头，说：“不会写。”他径自俯下身去，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写了那个词。他是心无旁骛的，眉喜是心头小鹿乱撞的。他好闻的气息阳光一般弥漫在她周围，她仿佛在大片的向日葵地里狂奔，旋转处，都是灿烂光华。

微凉很早就懂得了女人的矜持，那来自于母亲对待男人态度的潜移默化影响。她一一谢绝了同学的情书示好，用天真而世故的眼神打量男人。她很早就对男女有了明确的性别定义，时刻懂得散发一个美丽女子的魅力。

微凉只喜欢一切英俊的、轮廓如雕刻般清晰明朗、秀美如《幽游白书》中的藏马一样的人物。他必然是和她一样年轻的、血肉新鲜、连毛孔和汗水都纯净的在青春期的男孩子。

微凉那时没有爱上谁，但是谁爱上了她。

班级的联欢会，她穿高腰的白衣红裙，跳起母亲教给她的朝鲜民族舞。他的目光跟随她，不可抑制地迷恋，她的眼神无意中扫过他，随意地递送情愫，少女天真而娇俏的笑容占据了心房。

多年以后，他已经在一个南方城市成了一位小有成就的职业经理人，回想起自己毅然放弃安定的教职而离开县城，来到南方

城市打拼未知的生活，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想到一个有着熙熙攘攘人群的城市寻找一样明媚的容颜。

他注定无法爱上小县城那些善良而平常的女子，他关于美的渴望在那一刻被启蒙，像是一场初恋降临，终生的感情轨迹就此注定。

眉喜和微凉站在一起，微凉要高出一些，其实只是因为她的鞋子跟比较高。眉喜当时并没有那个意识，只留下来印象，认为微凉是要比自己高一些的。

眉喜和微凉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交集，虽然一个班级，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圈子：眉喜在所谓的好学生的圈子里，每日为了好成绩和他们互相切磋，孜孜以求。而微凉身边的朋友则是一群家境优越的、爱撒娇的女孩子们，她们的成绩总能在中上的位置，让老师不至于太操心。同时，她们是班级最光鲜的色彩，注定是男孩子目光追随的所在。

眉喜觉得自己和微凉是不一样的，然而她跟随着老师的视线，知道老师大概是喜欢微凉更多一点的。她第一次知道心也会疼的，书上说只有脑在思考、伤痛，那是说谎的，心真的会疼。她能感觉到她像被抛弃到海滩的小小热带鱼，离开水后的呼吸紧张，让她胸口疼痛，心仿佛要撕裂开来。

许多年后，她躺在泰和的臂弯，对他说：“哪怕你已经不爱我了，哪怕你已经爱着别人了，请不要告诉我，请欺骗我，请不要离开我。”

她已经没有少女时代坚强的心。

高考之后，中学毕业，最后的聚会。那天，微凉光明正大地穿着一双粉红色缀蝴蝶结的高跟鞋，上面是圆摆的裙子，绸缎的

料子，宽宽的腰带紧紧束着她的盈盈一握的腰，扎出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她的头发披散开来，妩媚地散落在柔润的脸旁。

眉喜推了推眼镜，目光从微凉身上移开，落到自己脚上，那双穿了三年、终于在鞋边处泛黄的白色跑鞋上。她真的，是很钟爱这双跑鞋的。

那双跑鞋，也像她的少女时代，洁净、空白。

语文老师邀微凉唱歌，他牵了她的手去台边，满足的笑容真实而不加隐藏。眉喜眼中一颗苍凉而苦涩的泪，没有流出来，却咽下了喉咙。

高考后，眉喜去了省城的大学，她并不喜欢离开家太远。

进大学后，眉喜不戴眼镜了，暑假的激光手术治好了她的近视。她的头发开始披起来而不再扎成辫子了。因为头发太多，她去理发店打薄了头发，发型师还帮她剪了个俏丽的斜刘海儿。她又长高了一点，她第一次在舍友的惊叹中知道自己的腿其实很修长。

她还是爱运动，早晨去操场跑步。秋天的时候，跑完步，天色才微微明亮开来，她看到薄雾里草叶上晶莹的露珠，喜欢停下来看一看，她怀念曾经捉过的那么多只蜗牛。

父亲学校的宿舍大院早拆了，改成了住宅小区，眉喜家分到了两室一厅。新房子采光和通风都很好，浴室里是再也捉不到蜗牛的了。

跑步时候，眉喜穿的是阿迪的跑鞋，是父亲帮她买的，虽然价格昂贵，但父亲说，比她中学时候的白色跑鞋养脚。女儿越大，越要离开家并将真的成为别人家的人的时候，父母总不禁把她娇贵起来，待客人似的，怕以后再少机会这样赤裸裸地疼她。

而平时，眉喜只穿高跟鞋，她甚至不穿坡跟鞋，她觉得坡跟

鞋的设计会破坏高跟鞋本身的意旨和情趣。为了配合她的鞋子，她的衣服也无一不女性化了，腰身剪裁的妥帖，质料的手感，她都很重视。有时看镜子里的自己，她会仿佛又回到那个聚会上，看到微凉的模样，眉喜盈盈的腰确似她，只是，她已经很久不知道微凉的消息了。

寒假回家，她穿了一件粉红千鸟格大衣，兔毛的领子衬着她肌肤胜雪，平淡的眉目里都透着旖旎的味道。那天早上起床，她取出鞋盒，穿上新买的白色高跟长靴，和妈妈说：“我想去学校看一看语文老师。”妈妈说：“爸爸没有和你说么，他已经去南方半年了，你们毕业后他就去了。”

眉喜一人走在县城冬天热闹的道路上，虽然周围人群熙熙攘攘，她却好似锦衣夜行，了无趣味。她心里很沉，好像在薄冰上小心翼翼地行走，却不小心沉到了冰层以下，一时彻凉，一时错乱。

有人喊她：“宋眉喜，宋眉喜。”声音清脆。

眉喜抬头，是微凉。她和她的母亲一起逛街。好似姐妹花，两人分别穿着褐色和白色的皮草小袄，富贵的模样。微凉愈娇美了，她化了精致的妆，一张脸蛋完全看不到瑕疵，挑染了的酒红头发，一卷卷地垂落在肩头。

“我也在省城念书。以后多联系啊。”

微凉比以前随和多了。眉喜和她互留了手机号码，寒暄了几句，就道别了。眉喜注意到微凉穿的，也是高跟皮靴，褐色，长筒及膝。

回校，已经是春天了。春风吹，春意动，一半说笑，一半当真。眉喜的宿舍张罗起联谊宿舍，也催生了萌动的情愫。

眉喜她们的联谊对象是本校交通学院的学生，之前打了很多